

中央民族大学

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MINZU YANJIU WENJI

民族研究文集

(2011)

◎ 刘明新 / 主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民族研究文集

(2011)

刘明新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研究文集. 2011/刘明新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60-0100-9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民族学—文集
IV. ①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5474 号

民族研究文集(2011)

主 编 刘明新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7.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100-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

总 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院几

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

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目 录

民族·社会

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 吴楚克 (3)

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 吴楚克 (13)

近十年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研究述评 (1999 — 2008)

——基于 CNKI 期刊的统计分析 姚丽娟 (29)

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李劲松 (42)

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依据《2010 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所做的分析 陈长平 韩洁文 (62)

国语、官方语言问题与多民族国家和谐关系的构建

..... 何俊芳 (104)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新疆民族关系的回顾与探讨

——简论民族分裂主义事件及其对策 张国杰 (118)

美国华裔经济发展研究 施 琳 马迎雪 (136)

浅析环境因素对满族民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用

..... 刘明新 (151)

从科技创新角度探讨经济转型中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 李 冰 李睿晶 何霁增 (163)

从文化发展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中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 李 冰 李睿晶 何霁增 (177)

历史·宗教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

- 兼评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 管志翔 (195)

河湟地区的民族迁徙与族际融合

- 以青海土族家族谱、口述史文本分析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祁进玉 (223)

简论甘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特点

- 李 丽 秦永章 (244)

清代回族政治生活研究述评 (1926—2009)

- 良警宇 张 岳 (260)

清代回族宗教生活研究述评 (1926—2009)

- 张 岳 良警宇 (276)

拉萨三年 青木文教著 李 丽 秦永章译 (286)

拉加里注释 觉其嘎登著 苏发祥译 (295)

论当代俄罗斯布里亚特萨满教的特点

- 马克思 祁惠君 (303)

学科·应用

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 吴楚克 (319)

功能主义取向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综述

- 演进脉络与理论要点 王旭辉 (329)

对参照群体理论发展历程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此理论之渊源的解读

- 杨 慧 (360)

残疾儿童教育与社会工作介入初探 杨 慧 (374)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建立概况 段伟菊 (388)

民族传统文化与观光开发

- 以金沙江流域 Derge 藏族文化为例 张 曦 (410)

水坝工程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	潘守永 (441)
冀派内画中融入藏族文化元素的创意分析	李 丽 王玉凤 (454)
传统与现代：满族守陵人后裔的生活 ——以河北省易县西陵镇忠义村为个案	祁惠君 刘春惠 (464)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经济价值观的调查与分析 ——基于河北三村的实地研究	董 研 (478)
拉萨远郊农民增收实践的实地考察 ——以堆龙德庆县扎西村为例	王 媛 苏发祥 (486)

民族·社会

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 民族与跨界民族^①

吴楚克

—

民族演变的历史不是“民族”概念演变的历史。当我们进入课题研究的入口，发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关于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群”，以及什么是“跨界民族”的概念争论，而且争论的时间之长和争论的激烈程度，在理论研究领域都是罕见的。如果要分析民族与跨界民族，不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就难以从逻辑角度框正我们课题研究的范围，找到准确的“切入点”。归纳以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②

总结一：不能以西文中关于“民族”概念的含义“套用”在中文概念上。这是以往争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倾向，一些研究家熟悉西方某种或某几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深感汉语中民族的概念与西文中关于民族的概念对应不上，他们在力图寻找到一个能

① 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中期成果。

② 有关国内民族概念争论的综述性文章，参见崔明德、曹鲁超：《近十年来传统民族观及民族思想研究述评》，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与这篇风格不同的另一篇综述文章是黄仲盈《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历史演化》，载《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够对应得上的汉语词语来代替民族的概念，于是，试图用类似“族群”、“国民”、“国族”等概念来取代不同语境下的民族概念。^① 这种努力忽视了汉语“民族”概念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含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动适应的角色上，去适应西文的相关概念。甚至有人认为汉语“民族”是外来语，是近代从日文翻译中借鉴过来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仅以西文为轴心来对应汉语，忽略了词语形式掩盖下的本质内容。

事实上，汉语“民族”概念的含义是清楚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认识对象的误解。^② 中国几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就是以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和建设同一个国家而形成的各民族发展史，“华夷”之别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种族之别，所以，是西文无法准确地反映汉语民族概念的含义。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早期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排斥和灭绝。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异于他们的民族拥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权力，不愿意看到那些“落后民族”居然拥有更加文明的国家，因而，以“公民”来指称他们自己，而以族群或部族指称那些弱小的却和他们生存在一个国家里的“国民”，从“公民”、“国民”到“族群”概念中潜含的种族差别和文明等级是显而易见的。

总结二：改革开放以后谈到“民族”概念，很多人的兴趣似乎是在反思和批判，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其实，这当中存在一个前提，就是阶级意识，我们不要忘记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是以阶级意识为前提的，取消了这个前提，他的提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朱伦研究员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并以自己卓越的语言和敏锐的观察力，辨析民族概念的问题。参见《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载《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

② 翟胜德：《“民族”译谈》，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当然存在片面性。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斯大林提出民族概念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就会发现，斯大林针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和他们建立的国家，提出无产阶级民族和他们建立的国家，那么，就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①而且，如果我们回到“阶级”完全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正确理解上，那么，仅仅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革命看做是“阶级历史”的全部，我们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经济全球化”、“全人类利益”、“普世价值”来陶醉我们自己，这也是一些人热衷于与国际接轨，看不清今天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冲突本质上依然是哪个阶级执掌统治权的斗争，看不清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游戏规则的本质含义。

事实上，一些人想利用“族群”或“国族”概念来消除国内民族矛盾，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狂想”，^②甚至认为，因为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民族概念，所以，避免了发生我们这样的民族矛盾。这种本末倒置的“概念演义”，说明国内少数民族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客观存在为基础，人们只有真实地感受和理解他们，才能在实践当中认识其根源和发展轨迹，从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民族问题更是如此，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前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几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型的民族：苏联民族。这种离开实际情况而宣布空想结果的结果，就是历史给予无情的嘲笑。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统战部撰写的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② 龚永辉：《论和谐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否定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所谓的“普遍真理”。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但只要社会集团利益差别存在，并且一部分人控制着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阶级斗争就不会自行消失，那么，民族矛盾当中的阶级斗争因素也就不会消失。放弃从阶级角度认识社会矛盾，就是放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矛盾，结果就是永远认识不到社会矛盾的实质。这不是放弃不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问题，也不是陈旧与革新的问题，更不是一些人栽赃为“缺乏人性”的保守派，而是实事求是。大家不要忘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主张“全人类利益”的口号下，俄罗斯人得到的是什么结果。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如此深刻，以至他们创造了一套又一套“现代民主”理论来掩盖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而他们自己却深谙其中的奥秘，永远视阶级利益为此为大。我们不能由于急于忘却痛苦的历史而“掩耳盗铃”。

总结三：对国内不同民族发展历史和趋势的判断，要放在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能套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开疆拓土和建立“公民国家”的历史轨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概念”，合理把握中国跨界民族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因为，如果按照西方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或领土的概念，一个“nation”（民族）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也许并不是其最初的发源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是无视中国民族史。同样，如果我们把 minori-

ty 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就忽视了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他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公共事务和法律权利、政治权利与义务、社会经济权利等各种各样的“公民权”。

“族群”概念依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① 首先，这个概念显然是出自“正统公民”对少数族裔的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核心意义是否定这些人拥有完全自主的公民权利，正如美国政府规定：纯种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后代，从出生起就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津贴，条件是必须是纯种的。这种本质上属于灭绝性的“优惠政策”就是针对少数族群的。其次，“ethnic group”反映了英文词语无法准确包含“多元一体”的内容，根本原因还在于，历史上组建现代西方国家的民族从来就没有打算与其他“族群”分享国家的历史与权利，所以，不管他们的人多还是人少，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归到“族群”中去。其三，“族群”是“思维苍白”的表现，反映到汉语中更加突出了其缺乏历史感和亲和力，那些对“族群”概念津津乐道的人，恐怕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个“舶来品”的真实含义，只是以为它的逻辑涵盖范围比较广而已，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误解，对那些使用英语熟练程度超过汉语的人来说，最好是把英文原著直接“拿来主义”，还有更多的新名词供人们争论，他们还能得到首位“二传手”的名誉。

总之，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如果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在纯粹学术意义上讨论“民族概念”，那只能是一厢情愿，也根本不可能讨论清楚这个问题。^② 中文“民族”概念内含丰富且含义清晰。2005年5月，中

^① 奕龙：《Ethnic Group 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② 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44页。

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它标志着我国对民族概念及其定义的中国化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范畴与概念的问题^①。在跨界民族范畴内存在跨界民族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个概念或者是两个问题。跨界民族具备范畴的主要特征：一是跨界民族是一个“知性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从具象中得出并提升为一般性的认识。二是它是一个“综合概念”，也就是说它是民族与跨界的组合。三是它是一个“实体概括”，也就是说跨界民族拥有确切的存在对象。四是它是一个“知识扩展源”，也就是说围绕“跨界民族”可以进行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类似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因为，范畴具有普遍可能性而包含“先验”内容在内，理论上讲，范畴可以在所有经验范围内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关于范畴的哲学意义原本不是我们涉及的问题，但由于在讨论民族和跨界民族概念时，争论的深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清楚范畴和概念的差距，才能理解什么是跨界民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跨界民族”属于一个范畴，我们才能在“跨界民族”范畴

^① 参考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这篇文章是国内研究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和总结，以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观点提出跨界民族问题，并具有敏锐的政治性，后来的一些文章基本上受启发于此文。